

朱德元帅的故事

誓拼热血铸中华

1909年春，二十三岁的朱德怀着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志向走出了大巴山。他跋涉千里，历时七十多天，来到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会昆明。在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他终于踏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

当时，讲武堂的教官大多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所以，反清的意识相当浓厚。

朱德在这座充满革命思想的熔炉里，受到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同盟会，立志要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1年8月，学习期满，朱德被分配到新军十九镇担任连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一到营盘，他就按照同盟会的指示，利用管理军需的便利条件，深入到士兵中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不久，他发现士兵中有不少人是哥老会的成员，为了便于活动，在朋友的引荐下，他也加入了哥老会。

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举行起义，揭开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史称“辛亥革命”的序幕。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

正在积极筹划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人秘密召集会议，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

这时的昆明城，气氛越来越紧张。云贵总督李经羲预感到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惊恐万状。他一面拉拢蔡锷等人，一面加强了军械局和总督衙门的防守兵力，并且下令将弹药收交军械局，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

10月下旬，部队的秋季演习如期举行。在演习中，朱德有意保存了一部分弹药。同时，他还嘱托士兵们要节省使用弹药。

28日夜 蔡锷等人再次聚会 决定 30日午夜 12时起义。由蔡锷率部在巫家坝起兵，攻打总督衙门；由李根源率部在北较场起兵，攻打军械局。

朱德和士兵们得到起义的通知后，欣喜若狂，摩拳擦掌，兴奋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30日 这一天恰逢重阳节。晚9时许 队官 连长 禄国藩召集各排长和司务长朱德开会布置任务。正当会议进行时，外面传来纷杂的脚步声，卫兵进来报告说，北较场那边响起了枪声……

朱德随着众人走出房门，看到操场上到处是人，跑着、喊着，他意识到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混乱之际，一个洪亮而又熟悉的声音高喊着：“士兵弟兄们 大清王朝腐败透顶 我们不能再为它卖命了……现在我宣布，起义了！”

在蔡锷的号召下，部队很快恢复了平静，井然有序地向昆明城进发。

这时，朱德接到命令，禄国藩指定他担任前锋区队官，率部向总督衙门进攻。原来，先前任命的区队官一开始行动后就

带着几名亲信逃跑了。

一路上，先锋队行进得很顺利，因为巡防营的士兵中有不少人是同情革命党的，当他们得知起义的消息后，纷纷掉转枪口，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先锋队很快便来到总督衙门。

驻守在总督衙门的卫队营和机关枪营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 拼命顽抗。起义军由于火力不足 久攻不下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军械局已被攻克。攻打总督衙门的起义官兵士气大振，补充弹药后，频频发起攻击。朱德率领先锋队勇敢作战，首先突破守军防线，冲入总督衙门。

不一会儿 搜查的士兵向朱德报告 李经羲逃跑了。朱德一面命令士兵继续搜寻李经羲，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五色旗，吩咐士兵升上旗杆。

“胜利了 共和了！”整个昆明城沸腾起来。朱德望着空中飘扬的五色旗，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他一心盼望着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国家，他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严酷的现实使朱德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起中华民国，可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手中。中国仍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

为此，朱德感到疑惑、迷茫，他不明白孙中山为什么会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是，他并没有沉沦下去，依然十分关注局势的变化。

时光流转 很快到了 1915 年。一直梦想登上皇帝宝座的

袁世凯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在这年 12 月宣布恢复帝制 定国号为“洪宪”。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云南将领蔡锷等人率先在昆明宣布独立，并且发布了讨袁檄文 组织护国军 誓师北伐。

这时，正在蒙自驻军的朱德接到蔡锷的命令后，立即率部赶往昆明。

护国军起事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急忙任命曹锟、张敬尧为征滇军正、副总司令 督师沿长江入川 镇压护国军。

1916 年 1 月，朱德被任命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队长（相当于团长），随同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带领的中路部队经贵州向四川进发，准备占领川南要塞——泸州。

泸州，在川南长江与沱江会合处，城廓依山势而起，雄踞两江之中。这里地势险峻，又有长江与沱江作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素称“铁打的泸州”。

2 月初，中路的先头部队——第三支队在支队长董鸿勋带领下到达与泸州隔江相望的纳溪，会同川军陈礼门团合力进攻泸州。谁料想，当董鸿勋率部北渡长江后，担负后卫任务的陈礼门团未能抵挡住从两翼包抄过来的征滇军，致使董鸿勋支队腹背受敌，被迫突围撤至纳溪的棉花坡。

在这危急的时刻，蔡锷急电刚到达川南永宁地区的朱德，要他立即赶往纳溪，接替董鸿勋，担负起阻止征滇军南下的重任。

朱德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深深地懂得保卫纳溪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关系到护国军是否能够取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环。正像蔡锷在一份电文中说的 纳溪是主战场，一旦有失，

全军立即瓦解。

激战前夕，战场的气氛异常紧张。朱德集合起队伍，慷慨激昂地对官兵们说：“袁贼大逆不道，丧权辱国，复辟帝制，十恶不赦。吾辈军人效忠共和，为共和而战，为共和而死！”

朱德的话音刚落，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

“誓死保卫共和！”

“讨伐袁世凯！”……

士兵们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犹如电闪雷鸣一般。

东方泛白，随着一声炮响，护国军开始向征滇军阵地发起攻击。转眼间，战场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战斗持续到正午，征滇军的火力仍然十分猛烈。担负中路进攻的朱德看到部队在开阔地带作战，目标太大，于是决定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绕到敌军的侧翼，采取迂回战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敌军火力突然减弱，阵地上出现了一阵阵骚动。朱德意识到侧翼部队上去了，他立即带领正面部队冲向敌阵。征滇军丢盔弃甲，狼狈溃逃。

但是，号称“常胜军”的张敬尧部，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拼命地顽抗。连日来，护国军的伤亡也日益增加，而且弹药也越来越少。

在准备向陶家大屋进攻之前，朱德召集部属商议攻击方案，众人各抒己见，议论纷纭。朱德认为，时间紧迫，相持日久对护国军不利，如果采取强攻，护国军各方面均处于劣势，但如果采取奇袭的战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定能够取胜。朱德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于是，决定组成一支敢死队，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

夜幕降临，敢死队的士兵们已准备就绪。这时，蔡锷来到第三支队的阵地，关切地问朱德是否有把握攻下陶家大屋。朱德充满信心地表示，只要人还在，就一定能攻下来。

出发了。朱德亲自带着数十名敢死队员穿过山坳，一路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敌人阵地前沿，潜伏起来。

拂晓，朱德一声令下，敢死队员手持大刀，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阵地上，猝不及防的敌兵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一时间只见银光飞舞，刀下人头滚滚。敢死队员越杀越勇，和后续部队一起在一杆绣着“朱”字的三角形军旗引导下接连攻破征滇军的多处阵地，一直将溃敌追到长江边。

3月22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被迫取消了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的唾弃下忧愤而死。征滇军也于次日仓皇撤离泸州。

由于朱德在护国战争中战功卓著，他赢得了“勇敢善战，忠贞不渝”的称誉，并且获得了首先进入泸州的荣誉。

踏遍天涯寻正道

“ 鸣——鸣！”

沉闷的轮船汽笛声撞击着长江两岸的山城，在晨雾弥漫的江面上久久回荡。

朱德伫立在轮船尾部的甲板上，凝视着逐渐消失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1922年3月间唐继尧率部进逼昆明，担任警察厅长的他与滇军代理总司令金汉鼎等人被迫出逃，历经艰难险阻，奔波月余，终于回到四川南溪的家中。这次事变，使他失去了地位、房产和

钱财。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唐继尧的到来成为他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契机。他已经无牵无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施早已决定的计划——到北京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考察。

孙炳文是朱德担任旅长时结识的朋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们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一致认为，用旧的军事斗争的方法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他们决定到欧洲去考察，寻求救国的答案。1920年4月孙炳文举家离川迁京，临行前，朱德和他商定，待处理完军中事务，就去北京找他。可是，朱德也没有估计到，一晃就是两年。

朱德回到南溪才几天，就接到杨森派人送来的帖子，邀请到重庆作客。他权衡再三，决定先到杨森那里，因为他和杨森毕竟有过一段共事的缘分。

几天后，朱德和金汉鼎来到重庆，受到了杨森的热情款待。当时，杨森正踌躇满志，欲与四川其他军阀争做四川霸主。所以，他对朱德和金汉鼎的到来，甚感欣慰，以为能有他们鼎力相助，定能成其大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以师长一职邀请朱德加入他的同盟时，却受到朱德的婉言拒绝。朱德告诉他，去欧洲的主意已定，不便更改。无可奈何的杨森只好提出“虚席以待”等朱德从欧洲回来后再到他这里共谋大业。

7月的一天，朱德辗转经上海来到北京。在宣武门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他叩开了孙炳文的房门。分别两年，易地相见，格外高兴，两人整整聊一个通宵。几天后，两人又结伴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大同和张家口作了十多天的旅行。路途上，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北方的革命情况。谈话中，朱德最感兴趣

的是孙炳文讲的中国共产党。他希望孙炳文能帮助他找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孙炳文答应去找他的朋友李大钊谈一谈。

回到北京后，朱德立即去拜望北洋政府航空督办李根源。他在讲武堂时，李根源是他的老师。李根源十分赞同朱德出国学习的想法，并且答应尽快帮助办理出国手续。而孙炳文却没有找到李大钊。这时，李大钊已去了南方。但孙炳文得知，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于是，他俩决定办好出国手续后立即赶往上海。

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上海。恰好遇到了金汉鼎。金汉鼎告诉朱德，孙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很想见一见滇军的将领。

不久，朱德在法租界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这时，由于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正在上海筹划如何奔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所以，他希望朱德能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并且表示 he 可以先付 10 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金汉鼎当即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朱德对孙中山的处境深表同情。然而，经历了多年军阀战争的朱德不愿意再陷入军阀争斗的泥潭中，而且，他对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的作法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说他和孙炳文已决定出国去考察战后欧洲的状况。孙中山见劝说无效，只好作罢。临别时，孙中山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的前途远大，各人的志向也有大小之分，好自为之吧！”

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闸北区的一幢陈旧的楼房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待了他。朱德以为只要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就可以被接受。没想到，

见面后的谈话使他大失所望。当他坦诚地向陈独秀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恳切地提出入党的申请时，陈独秀冷漠地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陈独秀对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像你这样的旧军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言外之意朱德现在还不能加入共产党。

陈独秀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朱德那颗炽热的心上。他历尽艰辛，刚刚叩开准备踏进去的大门，然而，大门却呼然关上了。他痛楚万分，怎么也想不通像他这样的与封建势力决裂的人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入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心绪烦乱，黯然神伤。失望中，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的信念，他和孙炳文商定，立即去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踏上了驶往欧洲的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

一路上，朱德所见到的景象竟与他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南洋一带并非像人们所说的是一个“捞钞票”的世界，许多从国内来这里寻找生活出路的人连安身的住所也没有。在大街两旁，洋房花园与破屋陋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非洲，黑人们的艰难生活更使他感到惊讶。目睹这一幕幕惨状，他深切地感受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并不是只发生在中国。

轮船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抵达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他们登岸后，又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在朱德眼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呈现出一派残破不堪的景象，战争的创伤依然笼罩着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同时，他也看到巴黎虽然受到战火的摧残，但仍然能显现出当年富丽堂皇的景观。高矗入云的埃菲尔铁塔，宏伟壮

观的凯旋门 美丽、宁静的塞纳河 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中。这位商人虽已在海外漂泊多年，却依然眷恋着故土。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有时，他也把法国的见闻讲给朱德听。一天，他告诉朱德，一些留法的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负责人叫周恩来。这一消息，对于朱德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他们通过这位商人打听到周恩来的住址，便迫不及待地登上前往柏林的火车。

原来，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的周恩来，正在柏林考察德国劳工运动状况，并且准备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黄昏时，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址。

房门开了，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面前。朱德说明来意后，那个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那个年轻人谦和地微笑着。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周恩来竟是这样年轻。在他的想象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样的年龄。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只有 24 岁 比他小 12 岁 他从心底由衷地感到钦佩。

寒暄之后，他心情激动地向周恩来讲叙起自己的经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经信奉“强身救国”当了一名体育教员。后来又相信强兵可以救国，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他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为建立民主

共和国冲锋陷阵。但是，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又一个希望化作泡影。他曾经为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感到苦闷和彷徨，是五四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他重新振奋起来，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然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却使他大失所望。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派我做什么都行！”朱德恳切地提出入党的请求。

周恩来听罢朱德的叙述，被朱德真诚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所打动，当场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共产党。

这年 11 月，经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入党的申请被批准了。为此，朱德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多少年来，他苦苦追求的道路展现在他的眼前。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从此，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在分河坝实行兵。起义军大部向潮汕进发。朱德指挥的 25 军教导团和二十五师留守在三河坝，同钱大钧部激战三昼夜后，终因寡不敌众，于 10 月 3 日夜间从三河坝撤出战斗，打算继续南下，靠近主力部队。中途得到主力部队受挫的消息，便没有去汕头，绕道到了饶平。

南昌起义时浩浩荡荡的三万大军，除撤到海陆丰的一部分外，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成了唯一保持完整建制还能继续战斗的武装力量。加上从潮汕突围出来的二十军第三师的部分官兵，共两千多人。当时，反革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麇集而

来，这支部队随时都有被歼灭的危险，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士气非常低落，人心涣散。一些意志薄弱者，在艰苦的重压之下，畏缩了，动摇了，在岔道上悄悄溜走了。部队减员每天都在增加。

在这个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形势和去向问题。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荫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提出要“到敌人力量薄弱而农民运动基础好的湘赣边界去打游击，找‘落脚点’”。他带着起义军从广东饶平出发，翻越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的和平、永定，然后经武平转向江西。

10月下旬，起义军来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

一天傍晚，忽然传来命令：排以上的军官到河坝子里集合。

夕阳隐没在山后，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河滩上很快挤满了来自各个部队的军官，坐着的、躺着的，还有背靠背相互支撑着的，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议论着。不一会，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走来了。朱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背着一顶斗笠，一双破了的草鞋用绳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脸颊瘦削，胡子老长，双眼却炯炯有神，和蔼可亲。他慢慢走到人群中间，环顾一下，招招手，示意大家坐拢一些。人们起身挪动着，向他靠拢。在这前途渺茫的严重时刻，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急切地期待着他回答：革命还有无希望？我们的出路在何方？大家渐渐地安静下来。

朱德望着这些同自己一道浴血奋战的同志，压低声音，非常严肃地说：

“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 武装斗争的道路要走下去 我们还是革命的。同志们 要继续革命的 跟我走。不革命的 可以回家去 绝不勉强 但是 武器必须留下 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讲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用明亮的眼睛望着大家，期待着大家的回答。

整个河坝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晚风吹动着树叶沙沙作响，河水悄悄流向远方。人们在低头沉思，在慎重选择：是去？是留？必须用行动作出回答。

朱德接着讲话，洪亮的声音，打破冻结了一般的沉静。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朱德向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提出了恳切的希望。他那慷慨激昂的声调越来越高：“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 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这黑暗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积蓄革命力量 不怕艰苦 不怕挫折 坚持斗争下去 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胜利一定会到来。我劝同志们坚信这一点……”

这时 陈毅首先站出来支持朱德 说：

“南昌起义失败了，但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终究是会成功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的英雄，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的英雄。我愿竭尽全力辅助朱军长，把我们这支队伍带出绝境，革命到底。”

朱德和陈毅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像一声声惊雷，在人群

里爆炸。沉闷了许久的起义军军官，开始活跃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高声发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打游击啊！”朱德向发问的方向看了一眼，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有基础。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发展。”

“反动派天天在后面追赶，能站住脚吗？”有人又在发问。

“他们总有一天会不追的。那些新旧军阀们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就会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

大家望着朱德，看他那样平易近人，有问必答，而且讲得通俗易懂，句句在理，就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

“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

“给养怎样解决？人总是要吃饭的呀！”……

朱德仔细听着每个人的提问，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革命的前途，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分析得精辟，令人信服，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识了前途，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第二天，部队跟着朱德踏上了新的征途。

南昌起义军余部八百人，经过天心圩的初步整顿，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甩掉尾追的敌人来到信丰。

信丰，是赣南山区的一座小城。这里的贪官污吏听说南昌起义军要打信丰，几天前就逃之夭夭了。起义军到达时，城门大开，没放一枪一弹就进了城。城市生活一切照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开门营业。

起义军经过长途征战，饥寒交迫，没有喘息的机会。进入

信丰后，一些来自旧军队里的不良分子，就胡作非为起来。有的钻进饭馆里大吃大喝，吃完了把嘴一抹就走。人家要钱时，便把枪口对着人家，说：“跟它要。枪膛里金子银子、袁大头，样样都有呀！”

还有的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还把导火索拉出来，说：“老板，秤秤有多重，当几个零花钱！”老板吓得魂不附体，他们趁机一哄而上，抢钱的抢钱，抢东西的抢东西。

朱德得到报告后，立即让陈毅去处理。

陈毅急中生智，下令吹起紧急集合号，将部队拉出城，在一个小山坳里停下。朱德随后也飞马赶到。

陈毅站在一个小山坡上发出整队的口令，朱德应声站到排头兵的位置，王尔琢站在第二名，八百多人都站在那里。队伍整理完毕，朱德、王尔琢来到山坡上和陈毅作了短暂商量后，由陈毅宣布对哄抢当铺事件的处置决定，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三名主犯，立即执行枪决。陈毅双眼紧盯着队伍里那些行为不规的不良分子，有的手里还提着抢来的东西，有的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他强抑着愤怒说道：

“我的同志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也保护城市的工商业。你们还记得贺老总指挥在南下途中颁发的布告吗？我陈毅可以背给大家听听：‘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可是在我们这里，有人胆大包天，竟敢玩忽军纪，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当铺。这哪里是革命战士，简直像土匪一样！”

他向队伍走近了几步，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部队，也不是国

民党的部队。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否则，我们一刻也不能生存，请同志们好好想想！”

陈毅停顿了一会，接着说：“我们要以朱军长为榜样。他不要高官厚禄，1922年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许多师长团长丢下你们，自谋出路去了，唯独他这个军长不走。他坚信这支队伍一定会发展，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相信大家是会跟着朱军长的，我陈毅是会跟着朱军长干到底的！”

从队列里爆发出了“拥护朱军长”、“跟着朱军长干革命”的口号。那些违犯了纪律参加哄抢的士兵，一个个低下头，悔恨自己做了错事，红着脸把抢来的东西当场交了出来。

朱德开始讲话。他说：

“我完全赞成陈毅同志的处理。我只讲一点，革命离不开纪律。革命纪律是铁面无私的。如果有一天我朱德犯了纪律，大家同样拿我问罪。革命军队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起义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出发了。

朱德、陈毅带着这支部队经过了“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踏上新的征途。

智 取 宜 章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

在岭南大瑶山的林海里，行进着一支威武的部队。透过漫天飞舞的风雪，可以看到一面作为前导的军旗随风飘扬，上面直书着：“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四团”。

谁能想到这支从头到脚全新装备的部队，会是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呢？在潮汕失利之后，他们经过“赣南三整”重振旗鼓，同滇军将领范石生结成反蒋统一战线，隐蔽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里，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休整待机，准备再举义旗。不料，有人告密。1928年元旦，蒋介石发下密令，要范石生逮捕朱德，就地解决这支部队。范石生以友情为重，信守协议，立即转告朱德率部离去。

朱德原计划按广东北江特委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部队开到仁化后，发现国民党方面的十三军已截断去路。朱德当机立断，挥师北上，去实现他那酝酿已久的湘南暴动计划。

1月6日，部队冒着岭南山区少有的鹅毛大雪，来到乐昌县的杨家寨子。部队刚刚住下，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赶来了。他对朱德说：

“湘南特委和宜章县委派我来向朱军长汇报情况的。”

“要得！你这是雪里送炭，来得正是时候。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情况。”

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等聚精会神地听胡世俭汇报。他首先介绍了宜章人民的革命史。

宜章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农民就揭竿而起，连续六次攻占了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时，彭邦栋热烈响应武昌起义，在湖南打出了第一面光复的旗帜。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曾两次回到故乡宜章，传播革命思想，撒下革命种子。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宜章迅速成长起来。大革命时期在宜章